



## 五月的田野

□ 刘洪玉

难得的假日，我苦心思索第二天要去哪里游玩，先生走过来说，他早就想好了，要带我去个好地方。驱车十多公里，从柏油路到水泥路再到泥土路，我们来到了目的地。

昨天下了一夜的雨，雨后的清晨，天空是湛蓝如洗，只在天边漂浮着几丝洁白的云。气温有些微凉，空中升腾起一片银色的雾霭，像一层薄纱盖住广袤的大地。雾霭之下，便是望不见边际的田野。

周围是被踩得结实的泥土小径，路上有几个大小不一的水洼。泥土是湿润的，路边偶有野花在阳光下摇曳。田垄将土地分割成了一片一片，绿色的小麦整齐站在田地间，抽出嫩绿的穗，仿佛士兵持枪等待检阅。农人的身影穿梭其中，有的忙碌地劳作，有的坐在草垫上暂歇，见我们过来，热情地朝我们打招呼。

先生走去与他们交谈，而我挽起裤腿走进麦田中央，在稻草人旁边站立。回身凝望腿边整整齐齐的麦子，远处望不到尽头的蜿蜒小径，头顶广阔的天空和脚下无垠的大地，不由感叹，五月的田野真的美得像一副画。这幅画是神奇的大自然和辛勤劳作的农人们，用最自由的笔触，用最浓烈的色彩绘制而成。

风吹过来，掀起层层叠叠绿色的麦浪，向远处的天边荡漾。沾在麦叶上的水珠抖落，一时间，青草的

绿，天空的蓝，云朵的白，大地的深棕，野花的斑斓，仿佛都融进了这一颗颗水珠里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一个七彩的世界。

深吸一口气，混合着泥土湿意的湿润空气便扑入口鼻，空中弥漫着野花的清甜，也缠绕着小麦的香气，这是只属于田野的味道，是自由而舒畅的味道。

而在看不见的草叶深处，一场交响乐盛会悄然开启。以田野为舞台，青蛙擂鼓，鸟雀长吟，清风伴奏，蝴蝶起舞。侧耳倾听，草木簌簌作响，似是在鼓掌，在欢呼，偶尔传来细细虫鸣，它们是在轻声唱歌吗，还是只是互相诉说，诉说着这个世界的精彩。

忽然，远处有人哼唱起古老悠扬的调子，我们侧头望去，不知哪位农人放下手中的活计放声高歌，渐渐地，这歌声不断蔓延，响成一片。我与先生笑着互望，不自觉跟着轻声哼唱。歌声中仿佛蕴含着力量，那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中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，对于土地的感激与热爱。现在，它从人们的口中传出，乘着风，飞向更远的远方。

一曲唱罢，农人们又笑着扛起锄头继续劳作，汗如雨下，满身泥泞也不在意，他们对于收获竟怀着怎样的期盼呢，才能如此不畏艰辛，不断耕耘。

仿佛懂了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在这片田野上孕育的，既是茁壮生长的麦田，也是对生活和未来的无限希望。



## 去古画中的山水走一走

□ 鲁珉

现在的人大多喜欢旅行，去游历大好河山。眼见为实，才感觉到多彩世界。

倘若是去古画里走一走，也不失为一种旅行。去盛唐，去北宋，感受那时的云与月，那时的风与雪。画里少不了山川河水、亭台楼阁，以及人们的喜怒哀乐。

若是去古画里走一走，首先必去的定是北宋时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让张择端做一回导游看汴梁。当你一只脚踏入那画时，迎面而来的是，远道而来的骆驼队伍。赶紧上前，打听下大漠那边是真的没有下过雨么，没水的地方怎么生活。来客摇摇头，可能听不懂我的语言。于是，转身就走上那座小桥，看河中小船划过绿水看够了，就去逛一逛街市。置身鳞次栉比的屋宇中，看进进出出的茶坊、酒肆、肉铺那些各种铺子，忍不住也会掏出几枚铜钱，买一碗酸梅汤，就立在店铺前一口气喝下，那无以言表的清爽顷刻间便涌上心头。

对于一个喜山水的人，沿《富山居图》走一遭也是必须的。那时的富春江不知道与现在的有没有不同，只是感觉到黄公望笔下的富春江两岸，人烟稀少，田地不多，山青水秀，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之下。就在那一幅画里，从夏天走到秋天，拾起飘落的树叶，感受一下什么叫繁华落尽。

如果还不够，就去溪山走一走。《溪山行旅图》，典型的北国风光。你可以领略到范宽画笔下的重山迭峰，雄深苍莽。当你被眼前的景色吸引时，蓦然回首，就能看见远处的两峰相交处，一白色飞瀑如银线飞流而下，堪比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庐山瀑布。溪边的松树，刚刚长出新芽，几只黄鹂悠悠地落下，“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”，和着溪水向远处流去，只留下你一个人呆呆地立在溪水边。

石涛的《山水清音图》，也是值得多次去的地方。错落纵横的山岩间，奇松突兀。有山必有水，一切都在山水间。一袭瀑布从山上直泻下来，流进竹林，经过亭阁，注入深不见底的沟潭。走着走着，你会遇见两位高人，对坐桥亭，有一只棋盘在心中，双方你来我往，点子成谱。你或许能够看出其中的妙棋，只是不能多言。观棋不语真君子。

倘使是冬天，去宋时的雪天旅行定是别有趣味。去哪里好？就去马远的《晓雪山行图》吧。一个大雪封山的天，跟着村民去山里烧炭，去打猎。那时没有禁烧炭禁捕野生动物的法律吧，不然，画中就不会有木炭和野山鸡。

时光犹如落叶，飘落一季就是一年。千百年来那些存于古画中的山水水水，风土人情，市井小事，都是一段段真实的历史。若能与那些画家一道，隐逸于江湖，寄情于山水，远离喧嚣，不与谁争，宠辱不惊。

古画里有太多旅行的地方，穷其一生也未必走完其中的很少部分。但在那一个以自然为师、以山水为画的年代，即便是只走马观花式地走一走，也是好的。

真想穿越到古代，特别是去宋朝。变做一只鸟，飞翔在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青色的天空，俯瞰《溪山行旅图》跌宕的溪涧，栖息在《富山居图》花开的江畔，将一尽山水揽于手心。

## 一张纸的生命

□ 程新兵

闲暇之时喜欢写写画画，书房里经常散落了很多废纸，一页纸上，有的是写得满满当当，有的则是寥寥数行，但都不令我满意，成了无用的废纸，当作垃圾处理了。一张崭新的纸到成为废纸，有时只需几分钟，长则也仅数小时而已。

我有读书藏书的习惯，书房内摆有很多书籍，有的是新买的，有的是旧书，但都舍不得处理，书房里的书堆积得越来越多。读书时，我还爱做些批注，有时书页上写不下，就夹上一张白纸来写批注，这些夹在书里有批注的纸张就和书一样，安静静地躺在书柜上，不用担心被主人丢弃。

丢在地上的纸与夹在书里的纸引起了我的思考，地上的是废纸，不值得保留；书里的是研究，有保存价值。同样是一张纸，却有着不同的境遇。纸的种类繁多，按生产方式分为：手工纸和机制纸；按使用属性分为：包装用纸、印刷用纸、工业用纸、办公文化用纸、生活用纸等。不同属性的纸张，有不同的用途，不同的寿命。一张纸的寿命有多长？如果从纸张的材质层面讲，中国传统的纸张可保存4000年，现代纸张一般是200年，也有的是400年，到了年限就会残破不已。如果从使用层面讲，那就天差万别了，若是用作草稿纸一般留存不会不久，若是印成书籍就会保存很久。

影响一纸张的寿命是有多方面因素，有原材料、造纸工艺、保存方法、纸张用途、所处环境等，当然还有使用人的意图和习惯。其实，一张纸从生产出来，理论上同批次的纸张寿命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后面出现诸多不确定因素才导致了纸张的寿命不一样。古人言“纸寿千年”，说的是材质，大部分是指宣纸，意思是纸的寿命非常长，写在纸上的东西有一千年寿命，画在绢上的东西只有五百年的寿命，时间一到它自己就烂掉了。由此可见，一张纸的寿命还是很长的。

宣纸“始于唐代，产于泾县”，正因宣纸的寿命非常长，书画等高贵艺术品大多创作在宣纸上，只要不受潮、不受热、防强光、防蛀，保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两岸故宫中就保存很多古字画的真迹，这些都是长寿的纸张。现存最早的纸本画是晋代的《地主生活图》，我国档案部门现存最古老的纸质公文档案，则是由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《唐代开元年间档案》，距今有一千多年历史。云南纳西族的东巴纸，被认为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原始、最古老的手工造纸术，东巴纸也被称为人类手工造纸活化石。据资料记载，东巴造纸术源起于唐朝，今天依然沿袭着唐朝时的特点。

当然，纸张的寿命先天条件很关键，比如材质、工艺等，但后天因素也不可忽视，即便再好再名贵的纸张，若只是当作一般用途来使用或保存不当，就会大大削减纸张的寿命；若是写成字画、印成书籍，那么无论是纸张本身，还是里面传递的精神与艺术，则会保存与流传很长时间。纸张如人，都是有寿命的，且都是有尽头的，但纸张又是可以不被遗忘的，因其传递的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，则世代流传是永生的。



## 深夜里的便利店

□ 小夏

一个人孤身在外打拼，心情低落是常有的事，也许都是因为一些想不起原因的小事，可是若问那些事情是否使得我人生幸与不幸，我会告诉你们：幸亏这里有便利店，当所有的店铺都关门时，它却在漫长的黑夜里，给人留一盏光亮。

有人说，24小时便利店是城市之光。它用一杯温热的杯面，或者一杯咖啡，解决人们疲惫的肠胃，化解孤独的情绪。记不清有多少次了，加班到很晚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心里忽然一阵空落，走到家附近的便利店时，门前那盏温暖的黄色灯光，神奇般具有了某种热度，迅速让我抽离悲伤。无论这一刻，我们是一个人生活，还是被另一个人陪伴着，你会发现这便利店的温柔，有如深夜食堂般的善解人意。

每一次走进便利店，心情都会变得好起来。便利店通常开在人居密集的地方，经营者多为社区居民，热情而友善，与常光顾的顾客有说有笑，有较深厚的感情，往往还可以赊账，甚至打个电话就能把东西送上楼。

身处偌大的城市，便利店就是我精神上的“安慰剂”，它令生活变得安心许多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小幸福感。它可以帮我收快递；在我遇到生活问题的时候，在这里遇到的大叔大婶，轻易就帮我解决了；在这里，我不用再端着，可以像在家里那样放松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有时候下班早了点，不买什么也愿意先到便利店落个

脚，这看看，那摸摸，和老板闲聊几句，享受片刻的轻松，即使空手走出便利店，也有一种融入世俗生活、感受有人与我同在的归属感。

便利店的特色多为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”，凡家居用品大多皆可购买，背后有美人写真的塑料镜子，花花绿绿的红白蓝胶袋，从用的到吃的应有尽有。店内布置或许有点凌乱，但全部货品一目了然。

便利店里还隐藏着你想不到的美食生态圈。它不再是来不及吃饭的上班族解一时饥饿之地，更演变成一种美食特色商店，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关东煮、小笼包、拌冷面、馄饨、各种饮品，有特色也很家常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吃，融合了的四方口味，瞬间令彼此的尴尬化为情深意重的美味。有人说在海外甚至有专门的便利店美食研究小组，致力于吃遍便利店的每一个味道。

在电影《志明与春娇》里，看春娇费了好大劲，从香港7-11买来肉酱意粉带到北京给志明吃，就觉得有个人爱着是那么幸福。虽然一个人很孤单，走进去买些食物，坐在窗边默默吃完，相信属于我的爱情一定正在派送中。

深夜那么漫长，知道有人在深夜的便利店微笑着等待自己，就觉得如果没有便利店，真是不敢想象孤独者能否在异乡撑下去。选择一家合适的便利店，24小时营业的那种，在它旁边住下来，能碰到温暖的人心。

## 城市里的烟火气

□ 刘亚华

都有。小商贩们在主要的过道上摆了一长条，卖菜的，卖水果的，卖烧烤的，卖衣服的，磨刀的，卖卫生纸的，卖衣服的，各种各样应有尽有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们卖不了的。时不时有叫卖声传入耳朵，时不时楼下就传来飘香的烤肉香和爆玉米花的香味。小贩多了，环境便有些堪忧，而且有时候他们的三轮推车也堵塞交通，我一度被这样的环境困扰，总想逃离这个充满了浓浓气息的烟火气的老小区。

后来住久了，渐渐地习惯了叫卖声，也爱上了一下楼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后来我还发现，这些小商贩卖的青菜比外面店子里要便宜许多，而且他

们会给顾客主动送上小葱，这对于喜欢菜里放点葱，又自己种不活葱的我来说，是一种巨大的诱惑。至于卖水果，自然比那些水果超市里的要便宜一块两块，我住的顶楼六楼，刚好就在小区主要过道上，站在窗口，卖菜的，卖水果的尽收眼底。常常是到了饭点，我才飞奔下楼，挑挑选选，几分钟之后，便拎上来喜欢的的水果和蔬菜，这样的便捷，真是越来越受。

有时候，听到他们的吆喝声，我也会闹笑话。有个卖卫生纸的隔三岔五就会过来，有一次我听到叫卖，眼前便晃动出一拿出卫生纸就散发好闻的香味儿的场景，实在好奇，便跟先生说不认识他那

“好香好香的卫生纸”到底是有香，想下楼买点来试试。先生“噗嗤”一声笑出声来，告诉我他叫卖的声音应该是“厂家直销的卫生纸”。我愕然，捧腹大笑。老公说每次听到“磨剪子，抡菜刀”的叫卖声，心情就非常愉悦。小时候的他住在农村，经常听到这样的吆喝声，而那时候，母亲就搬出家里的菜刀、柴刀，剪刀呀，被磨刀匠磨得锋利。儿时的那些美好就显现在眼前。

从老小区搬出来后，我们住进了新修的小区里。新小区里安静极了，但再也听不到那一声声亲切又熟悉的叫卖声了。那城市里迷人的烟火气，渐渐地离我远了……

## 每天八点，读水尺

□ 仇士鹏

一条河流从天边的云朵下蜿蜒而来，云絮在下游绽放成源源不断的水花。我们实习的水文站就枕在这条河边。

水文站有两位老员工，一位是水尺。它绑在一根石头上，立在水中，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报出水位。对这条河情绪的高涨与低落了指掌。因为常年站在水里，染上了风湿，石头的颜色有些斑斑驳驳，分布不均匀的阴影就像骨头上深深浅浅的疼痛。岸上还有一根水尺，贴着柱子，它只在洪水期大水滔滔时才上班，平时里只缩在一角打着盹。

另一位老员工是铅鱼。它看起来像枚大号的子弹，尾部竖起三个尾鳍。由悬挂机提着，从缆道上把它垂入水中，就可以钩出水的心跳，传递流速和脉动的数据。它同样是老资历了，鱼身上很多漆都已脱落。若是它会开口说话，一定有数不清的水下的故事能讲给人听。

要测水，就要下水。水文站有特制的大号皮裤，很是臃肿，但穿着蹦蹦跳

跳，也颇有憨态可掬的感觉。水是任性、叛逆的，它从上游一路蓄势而来，卷着白色的水花横冲直撞，非要撼动人站立的地步。虽然水深不深，只没过小腿，但中间的水流很急，往往不是人稳住测量尺，而是尺子在稳住人。一旦起了大风，水借风势，即便最壮硕的人也无法用体重对抗，只能等河水平静后再测。

水底也并非平整之地。测水要求尽量不破坏当地的水文情势和自然条件，所以凹凸不平一直在河床的血脉中传承。在水中行走，必是深一脚浅一脚，不知道下一步会踩到什么，也不知道脚尖触碰到石头是否稳当，会不会一踩就倒？提心吊胆，在水面上不息的颤抖，人世命运的无常则在这短暂的行走中得到了隐喻。到了测点，布置铅鱼时，还会有乱石大腹便便地躺在下面，需要好几个人一起下水帮忙才能搬开。

测水之前，我们都把它当成很简单的一件事，毕竟只是采集数据，甚至发出宣言，“十分钟就能搞定”。但现实却告

诉毫不留情地告诉了我们“绝知此事要躬行”这句古诗能够流传千古的原因。一帆风顺只存在于理想中，现实总要人跌跌撞撞、上下求索。

偶尔，会遇上风雨。如果雨势不大，我们便继续测，再让一个人下水，打着伞为电子仪器遮雨。扶着流速仪的人就没这待遇了，只能戴上斗笠，没有蓑衣，就安慰自己斜风细雨不须归。若是起了大风，我们便只能放弃测量，坐在水文站里看着整个河面上密密地排起一行行波纹，飞快地向着下游进军——再小的河流，骨子里也有咆哮万里触龙门的气魄。

水文站地处郊区，所以周围的环境还保留着一份原始与野性。在靠岸的碎石群中，有一些褐色的小虾栖息着。看似一动不动，但不等我们蹲下身来，就一个弹射溜走了。在岸边，河畔与水文站间的斜坡上，村民们把这里开辟成了田地。从鞋子高到半人高的花草们热闹地簇拥在小路两边，时不时被挤出来一两枝，斜斜地伸到路中央，像是被强行

推出来，代表着群芳和人打招呼。若是没有肆无忌惮的蜜蜂争先恐后地想在人的身上开辟家园，这样芳菲氤氲的小路很适合安放浮生半日闲。

等天气热起来后，站长带我们打了一次水仗。站长之前是练拳击的，泼起水来力大势猛，往往可以一挑三且战胜之，打得我们只能用水盆挡着脸，站在水里连连后退，直至一屁股跌倒在河中，再被站长拉着站起来。后来，就成了站长一人单挑我们所有人，一场乱战，谁也不知道泼到了谁，只是侧着脸冒着水，为水文站的故事泼上一盆盆黏黏的波光。

实习结束后，我们离开了，而站长他们继续留在水文站，在那条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名字的河边，记录水的点点滴滴。想来，我国的水利事业能够“如今直上银河去”，就是因为再偏僻的地方，都有这些默默无闻的水文人戍守在河流边，每天八点，准时记录下最基础、也最宝贵的数据。那一个个穿着臃肿皮裤的身影，可笑而可爱，平凡而伟大。